



由拳集卷之十五目錄

書

寄田叔

寄海上故人

又寄余君房

又寄楊伯翼

寄張長公

寄李之文

寄開之四首

與沈君典

寄少宗伯王公

報徐長孺二首

與王伯

未徐少



谷錢淵父

與開之五首

白奉集卷之五

東海屠隆長卿

著

不寄解

白奉集

白奉集

白奉集

白奉集

白奉集

有心於不佞者不佞不佞至固不佞不佞
於取罪為公與其子孫哉口中雌黃偶來於此
棄為諸生種刺忠削去業已為足下所瑕槿足下
愛我而不以美疾而以藥石甚善甚善刺成寄長安
諸君發一日矣而家僮持足下書來即翻然起踵
及於堂皇之外令二隸馳騎追還削此而後發也
不佞賦於昔人無能為役而欲詆訶先達少不解
事如此所謂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為拙斯揚
焉是賈誼也然不佞此事可謂踈狂未可謂涼

德夫妒物品而爽衡量掩前美而崇已觀是薄夫
之趨也不佞第有不當予心偶逗於口固非易置
蒼素妄為瑕瑜也品隘人文從古不廢亦非揚惡
翹過以傷厚道者也魏文陳思劉勰鍾嶸沈約
說殷璠嘗品藻諸子逐世王元美亦彈射時流
不佞忌諱昔者仲尼褒貶二百四十二年送死物
奪評騰靈為浮薄則仲尼豈非恟恟長者哉
客謂未當歟名乃公古之身都將相

往往名王之卿士魯仲連先生至今以為美談
唐去古稍遠李杜兩公亦相稱名不諱也僕嘗致
書王廷尉稱李夢陽先生李攀龍先生稱同年兄
弟曰沈懋學馮夢禎沈即丘碑亦曰此明類上令
屠隆築東門隄也近見海內二三君子以古道相
砥率名往來不以為異審如來諭則柳榆娼罵當
亡已時今足下徒以為不當名尊官又吾鄉先達
後世之睚眦可虞也藉令僕名布衣賢豪縣令亭
長或遠在四海九州之外或上世將相大臣則是

下亦不復云云矣足下所謂諱溫室對者僕亦安
敢自託於市井豪使氣罵座以為俠節顧氣濁而
志芳言嫺而行絮內去城府外撒吓哇嚇觸忌
可謂太拙是下罪僕深矣淺中矜率取譏風雅則
僕為宵人然不肖亦有以自廢平生未嘗城一者
蟻之屬獨踈爾今居官亡他材能計術我獨能
一念一事不可與神明語爾志行可質於神明
未諒於同胞則命也僕又何言不佞不才不

後未減乎願足下亡廢後命拙集稍附近世請道
大雅

寄海上故人

不佞落魄三十年困甚乃得一官猶蒲服人下昔
者呼同聲蹋海浪倚大越山和譚自謂雄豪乃今
須眉婦人爾望貴官車輪彊膏沐而前顧何如布
衣牧豕海上哉每誦嚴陵寄侯君房兩言輒自用
殿規以罔敢穢行為知己羞亦不能以一令骯髒
矣世人皆相吾輩為令必骯髒吾固以繞指柔處

之是壺丘子林之示之以波流也世人又相不佞
踈不佞非踈也直忘機爾嗟乎踈不踈復何言哉
僕於世味頗澹山林無青雲之骨珪組豈煙霞之
相僕終尋陵陽子明撫白龍背玩弄明月爾百
之內為驢幾何而令彫耗壯心於簿書期會間且
與吏胥伍覘刀鋸之能而告性命之理斯志士之
所大痛也不佞雖為令晝夜兀兀然不敢以公事
掃物和抱神守宅即丹砂不為藥於世然此亦
為悲夫宋九奏固不為悲夫

以未即長往者勢不可爾世人徒見僕居官缺缺
駮皺視事謂屠生努力仕宦聲名為他日地乃不
佞聊以此見志非有所覬望者也足下方道遙立
園海上二三兄弟時時呼趨君握手流連白日未
闌繼之秉燭獨不佞遠遊莽莽南雲可勝延結足
下與諸君為驩時亦嘗一念汝故人不新刻一種
請教大雅居頰半歲始得寄訊左右冗可知也

又寄余君房

君房先生足下嗟嗟人言君房窮愁願君房無以

窮愁兕虎曠野昔賢所悲世固拙於用大也夫登
臺而敖臨淵而眎其意亦放縱六幕也為之登六
極之高臨不測之深浮雲四奔日月下走則喪業
五內焉自非神揚竊廓足蹈魯莖不與斯觀矣其
可以喻吾君房先生君房以高言驚世固世之
為喪五內者也某鬼物之所呵也放翁之橫視
津耶山以蘇麻香雪安登寂里而然事無不
為蹴躡得法之場寒則形其風然其意

眠之雖然吾年而終年不獲一獲而橫千里斯會
稽之釣也先生故曠然玄朗即獲不獲烏知大海
雲霧波濤春天桂長颿拾海月凌虛徑度三山非
遙何不樂矣僕璞尾一官踟躕畏人歲月幾何強
半馬上素衣化盡玄鬢日短簿書不治風雅亦衰
秋氣一動候蟲早吟感彼代謝傷此搖落儻蘭荈
乎可託何脩名之足云僕性踈弛少無鄉曲之譽
學書不成遊世無術今為令塊然株守勉持三尺
息簸蕩之氣而遵繩墨之塗思懷仁負義以幸矣

下哀憐黔首上不負主上下不媿交遊光明粹白
少見感槩然後三山五嶽惟吾投足爾奈何茫茫
遠道苦足不展也材陪下乘命則小星竹素之事
儻非吾分矣然何敢不日夜潔行脩事以奉同也
哉幽曉之中求不負神理即同袍之諫亦諫無
至於榮枯之數吾尚何以胃諸胸中哉足下寒
之出然坐索照何所不覽幸惠大教微我
嘉刺先生雅拙敢述其大德

故秀才異等一日千里此為前途小剡新成寄
下請教文品僕不能自知竈逸作者敬俟後命夫
江秋氣幸愛景光

又寄楊伯翼

伯翼孝廉先生足下五月間令先公之喪恒烏傷
心遠道之人不能一致生芻延佇大江南雲若結
司馬物故既悲長公楊氏不天復傷季子人亦有
言歲在龍蛇喬木載摧風雅彫喪我二三兄弟懣
懣在疚何能為懷足下才情美贍高言故綺今感

彼下泉買屋青山冥視寤然大悟玄理長風白茅
助子悲心寄蕭瑟之興闕沉鬱之致自哉作者乎
每臨風誦足下佳句秋天颯颯下芒屨寒雲時序
搖落蟋蟀宵鳴江上涼風故人亡恙吟無過苦
彌加餐新剡一種寄上覽教械屬百冗畧敘不盡
寄張長公

孺殺先生足下滯足下七月書具見心曲讀之

然亦蘇愛有為公也厚德非有德者不可

信明珠可報恩即無論詩寫我沉痛情致不淺
風自誦寔下西州之涕矣不佞自涉頽來日夜禔
身潔行惟恐情棄成命為知己羞嗟嗟典刑未忘
德音在耳某之不肖逢時徼幸勉圖湔祓以獲免
於大戾則司馬公寵靈自天也歲不在龍蛇賢人
災何耶而我二三兄弟笄笄苦塊之上僕獨何心
能不悵而每望大江雲起亭亭如車蓋不自知其
悲從中來也夏下高姿遠韻直可度世今居憂滯
亡過傷乎子山故蕭瑟當一廢曠懷秋氣方深無

巖搖落亦無數過流波館恐不勝華屋之感倘悲
能傷人一夕可老也近閱邸報知次公請祭葬書
已奏尚未見成命殊勞嘉則先生通州志湛雄逼
古當是宇內一種奇書識掩古今義公美刺被德
悠者流奚傷大雅僕少不解事作閔貞賦誤及某
公田叔書來督過甚急僕已應時削去狠不自
妻有所彈射僕則過矣田叔罪僕良是而報
深然不廢忠君之義僕敢不敬承孺覺曰

勝延結

寄李之文

尊者生辰白雲在天海月甚麗諸子賓客奉觴為
驪獨遠人漂泊淮泗是夕把酒東望為汝大人長
訝白雲之謠回風而寄曩聲也珠履數中少此人
乎足下念之矣白章先生時時過從不僕往來四
方交遊多矣故自不乏賢豪人要如沈先生才致
風流高靈孤映朗照人群甚不易違不可以當世
而失此人百遍相過無云數也故人如吳愚谷金

塘生吾家八郎尚時時把酒言咲如故乎穎上令
廉無橐金以助貧交吳愚谷書來困甚吳生一寒
如此哉乃穎上令寒猶吳生也自到官來不敢私
民間尺布一錢所得歲俸米並足為老母備晨炊
而往來交遊能道猶然取給焉家中有一金買薪
米兼市笋魚鮑而進諸家大人揚揚稱富矣雖一
登時時有缺乏則與細君相顧而咲為確
查和興哉僕本海上布衣遭時政身為一官

以歎官箴以為同袍諸故人羞哉且自揣知骨
不得富貴為吏信貧視之奔走糊口四方時則羞
勝矣是僕之所為知分也為我謝故人無咲屠生
拙哉僕寧貧不富寧拙不巧僕亦欲稍從時人雅
尚無奈天地百神常恍在耳目即欲稍從時為雅
尚輒不敢以天之道足下之寵靈幸稍得民和無
大得罪此邦父老子弟則其効可觀也足下以為
何如幸不惜遠教聞之芳已棄去學士業操舟從
范蠡計然五湖間耻作老博士頭戴平頂巾倚杖

婆娑即喜賈遊可哉第無多上胡姬酒樓不獨黃
金易盡白日亦易闌也乏華上舍已入京不入京
可過我頰上官况如此且無言索債也來當治子
日酒醉之爾林生為我書明月諸篇遠寄灑感雅
情幸一謝之使事近究裁書不次

舉身與馮開道四首

傳善長安諸公書以弟詞意為憂為觀察

善善德不將無書也西師具開孫

以為憂朱公愕然公何言調也孫太史又言某撫
撫按諸公有此意爾惟先生圖之朱公荅云撫按
都無此意弟遂私計可以免此矣乃不謂竟有此
舉也若不肖烏知令哉勉強祗身凜行庶幾竄過
爾若之吳會固大邦雜糅欲以賴上之治治之不
可得罪過當彌深爾賴之父老子弟以隆雖無他
行能此中頗實又以為能從事節省以稍息肩貧
民憐而昵之一邑之人真如家人父子也今驟有
此遷誠難為情聞報後徒有日夕對此間父老相

視掩泣爾而遣部使者先生按壽父老子弟奔走
遮留於按院者百千人第恐此無益於弟之去留
適足為累禁之不能止也倘按院公肯憐而留之
回天不難今諸為地方事體俱未睹成勳申道為
棄之今夫塗人相逢於逆旅追隨累日去之亦難
為情況號稱父母子弟者哉秋天搖落寒風蕭索
入精物候兩足悲心去去淮泗原野為空莫可
美非吾生美是事謂我奈何會有冰夷不測

也箕仲伯符諸兄幸為寄聲

冬十一月屠隆頓首致書開之仁兄足下潁陽父老子弟千人白御史臺遮留業已可之矣既而以成命為解首鼠兩端即青浦之行決矣之青浦去神京更遠音書不易達然山川當不得間吾兩人驢也居潁上不入覲而居青浦即得入覲握手有期以是為快爾弟居此間一歲監司諸公皆憐不佞勤苦私其獎借太過第未知京師諸公評隲若何弟雅有不能名又多雕虫一技重為身累又為

邑諸生刻小集此恐足招尤尋亦悔之仕宦聲名無論每憶嵇對夜李北海三數公可為寒心便歎奉老母歸耕海上田即又苦無田嗟我仁兄何以謂我足下處清華不知弟下流難居多愁真令及老也弟亦以不能名今廷議首調不佞青浦真難為難治矣斯其故弟不能知豈去歲難潁上今遂不難青浦哉仄仄想之足下倘有所聞幸以

浩完務勸與爾不宣

屠隆望

已附致八行屬天寒薄冗草率不盡所欲言而
劉先生觀察明州於弟有知己大恩客歲曾與足
下備言之且屬足下為第一往候劉先生致謝亦
屬沈君典今劉先生謁選入京旅食幾半歲矣居
承恩寺甚窳窳不得意乞足下要沈箕仲陳伯符
沈少卿或館中年丈一二厚善者為一過存劉先
生具道不佞鄙中令劉先生知屠生居長安能得
諸賢豪大人之心又以見劉先生門下士能不忘
疇昔諸公能以不佞故而重劉先生一為知己生

色甚善甚善惟先生留意沈箕仲陳伯符沈少卿
陸敬承沈懋仁諸公當備一言白狀會積雪筆凍
童子炙火而作書不能多具筆即以此出示之部
檄已到府監司更定視篆官未到乃得行入吳
會當取道就李一過先生之廬青浦去京師雖稍
遠鴻鯉往來亦便弟在下吏無他營為獨時昧於
心諸故人知己往來夢寐不絕也何故哉向吳

太史合肥曾年丈過弟家厚矣宣城若不通
者兩月念之不置淮江即遣人

居青山中不出歲星大隱者哉渡江苦無路費無
能寄將奈何靴襪二足奉去幸勿罪菲薄

屠隆頃首開之大元之下渡江來遂不得通一間
訊懷我開之日夜不置天乎告我一穎上不當
足矣奈何青浦也四方無賴羣其中為一小村落
華上二縣度則皆上稍附立之置縣城中廬
今之官大家別去他流民索
俗則之安則古風心故俗又三日之於

又賦歛多為貴官大家所逼催租吏持縣官刺叩
士大夫士大夫奴叱去不視吏脅息不敢出聲甚
而為門者所呵不得一見貴人之面編民保詐者
挾官錢從博人酒家飲而募無賴受縣官報善痛
楚貧者體無完軀易麻糲粟不得錢有鬻妻者
鬻妻鬻不得則執烏有先生爾僕無狀款以項上
之治治青浦勢不可將釋拊循而議謀切又苦天
性雅不能也二十萬官錢令荒落者上出無
堪與者非力難廉劑不得有即力難廉劑

何矣今強其天性而用籌筴良苦不能稍寬而息
肩元元十數萬官錢必不辦監司者將持三尺而
問罪青浦令寧復為令乎嗟天乎苦我一賴上不
啻足矣奈何復青浦為也他縣官即百冗窮日會
須有一刻之閒此中十二辰嘗若不足也僕何得
罪神理而降罰如此深哉已矣文墨事請足下
復與僕言也偶有八景之便據案草草百不宣一
足下念我無虞八行

與沈君典

泗之命扶侍老母渡江南兩歲之間奔走南
北無虛日薄命之人犬馬固當青浦故一村落爾
民無土著群四方無賴居其間又土瘠而善逋官
錢當事者以其善逋大縣徵令之所不及也而置
縣又割華上瘠土稍附益之歲額增至十數萬令
視城中數百家皆華上貴官大家別業流民僦居
諸氏族莫可究詰吏胥俱有罪亡人與居民未
為姦如舍沙之玉強者乘巨艦出沒吳淞間為

埋自道縣至今不佞某令凡三易爾前令無他強
藉率以群下竊弄敗自前令收民益茂視令長弁
毫之矣最號難治渡江千里吏夫共言青洪嘉
治者清耳矣替府公移之立與也其去清擇令
而然推不佞其嗟嗟是行也之人之天治也而
或以尸祝也某自冬十二月抵官而收蚶毛池強
振刷尤苦催科民無賴者挾官錢從情從定使
而募人受捶楚貪者亦床泉然粟不得即思歸
於口而不可有學家逃爾先之位彼者願虐月

蠶民愈恐逃去某以官寬之諭以溫言風以至情
父老子弟驪正樂輸也諸所覆茹燠位一如居穎
上時獨約束得得茲泯隸奉三尺維謹此與穎上
稍異矣又苦三吳孔道冠蓋旁午奔走將迎日不
暇給某又以文辭竊海內虛聲吳會文人才士云
不運頌願交墮棄民事而與諸公日聚首空天
談招尤誨姪則吾不敢令門者一切讓不見即
吏部士應且惜俯仰周旋難不難乎子志願
則公府功清來窮極索將不入卷卷

門廷士不諂事貴人而折節布衣賢者不以微
取罪不以依阿乞憐不眩昭而接日月不汝汝而
負泥塗斯中庸之操賢智者所託也某願學未能
足下何以教之某每思淨諱侈說玄素所繼極盡
火竹素不復與雕蟲角技獨守純白玩心玄虛豈
不亦曠士出賞哉奈遇詞人無當技癢今居煩劇
種種勞人一日十二辰嘗苦不足即文字之緣可
知矣僕學植既荒官復濩落相如次公之業兩失
之矣奈何能為知己生色也足下薄金馬之榮而
眷丘中之樂義重南山名高北斗海內才杰咸願
執轡甚盛吳會山川佳勝人物娟秀足下恐不可
不一遊九峰三泖望子久矣冗中敬遣一介行李
奉訊太夫人百福倘惠然過我則有山中竹杖湖
上蘭舟翹首天雲因風神往

寄少宗伯王公

隆之於風雅之道雖勳爵無當鉅儒鴻烈也
居都門自廣非玉璫黃流不登清廟建述而
拙於子雲之筆

文慙繁露不遇何辭義薄凌雲自薦為崇庶幾哉
尚玄守雌矣儻得長安旅舍中有茂齋一章杜門
偃息其下讀古人書六籍而下間流覽諸子尚羊
乎偶騎馬出歸復尚羊如故也以故雖鉅儒鴻烈
如先生者亦未嘗袍尺一之牘求通姓名於記室
乃先生顧雅知不肖隆游揚之諸公間而又以隆
方辱在牛馬走中咄咄憐之也宣城吳興兩沈生
往為隆言之隆雖不敢輒報謝然心銜高義矣獻
歲行役來倉渚奉車輪清塵如披五色雲裁裁霞

矣慰我素心迺先生入門勞苦如平生始知兩沈
生言良不虛顧影自照隆無一足當輟筆使者謀
中者愛便可藉以自老隆兩經罷邑執掌勞人青
浦今為吳會孔道縣治視二大邑十不當一而供
億徵令寺之又土瘠賦重狡偽勿與百事相煩又
日承事諸屬紳大人救過不暇奈何令為一
二辰常苦不足也行年三十蚤見二毛命也夫
犬馬固當隆為令無他治行雖不敢行志雖以
寬道折於老以故三天而重為知也

種種幸願長者教之隆讀書竊觀古瓌人碩士崇
敦大者之踔厲之操標伉爽者闕長厚之德黹氣
節則易於矜露務沉毅則傷於刻深器局近於高
朗則闊步而多踈行能依乎中庸則瑣尾而不振
此根之至性真不可強率而行之皆有以豎尺寸
流竹素迺先生博犬勁爽秉節蹈道華實兼收仁
明並薦此其大都豈徒崎嶇歷落淺中小知之夫
可窺先生萬一哉隆不肖平生汨沒小儒文絜而
聞於大道然於古人安身立命之處亦嘗稍見一

班矣今為小吏雖促邀不足比數間方且摧耿介
氣薄寬和之理思懷仁負義以悅天下耻空抱
筆墨區區與雕虫角技而涉世未深才智短淺如
驅車隴坂摧舟灑灑將焉濟矣至於踵文士習氣
逍遙以逸而藐視民事僣蹇自放而厭薄簿書清
談名理而情棄官守以為天下口實則吾輩
先生文章鉅蔗人物冠冕孰真不肖隆所願者
寡使者况既愛知門下不敢不布其款款之意
茲茲平居向往事惟財營小刻多嗜生時所

請正大雅

與徐孟孺二首

孟孺徐孝廉先生足下往讀吳鈞蕤剛知足下諸
子白骨翩翩麗藻故自非老博士家無何居長安
於馮生所得徐生澤夫書云足下善病則以為造
化小兒妒足下才俊爾自後廼時時向往足下吳
會後二陸後代多文人才士足下今鵲起旅蘆中
他日領旗鼓執素韃凌厲中原非足下而誰僕於
此道無能為役願獨私心好之文雅好游揚諸公

往歲嘉平月移官吳會僕誠仄仄難之而喜得從
吳中文人才上甚奇拜節於郊畝問徐先生無恙
乃不佞時時虛左賢豪而獨不得一當徐生尊足
下方為白下遊忽披大章如睹御雲爛馬五色驚
喜可知懼禮踰所聞矣乃知楓落吳江此何足以
稱揚哉得王先生書知足下從姑蕪結襪王生而
歸此若無論詩若文即懸河談天能令稷下生
影而迹疑乃公吾端有五色雲際夕嘗與周旋
使不意爾馮生素心人當不佐公孫子忘故人

久不通尺一足下當是嬾故爾書來會入府信府
公冗甚率爾臧書百不宣一倘過臨即令乎當一
日三朝相如也

日者青雀舫過浦口屬不候愚頭痞不豚進賢冠
不能倒屣出迎焉賢者之人物色二君將科頭
相見與足下唱陽關三疊六心結縷言別則報
解維去矣為之悵惘然
月中句
口把酒唱詞僕有
致不減文通恨足下不此時行也聞何上抑河

遠韻與足下頡頏青雲真僕所願從遊不得一傾
握為恨孫以德太史玉璫黃流雖少年自致雲霄
絕不作貴人態每見之先人先容外之想詞賦大
楚楚如其人足下言良不謬足下詩辭秀麗筆札
道拔可無古人至博士家言石室洞天青霞紫氣
當是不從人間來非闕尹喜輩不能識矣世人好
雖黃亡當信而自堅是在足下如謂九州八貢任
土而可不必錄蕩瑤琨則是謂寶笈玄津反不足
度世世亦寧有德真隨叔乎愿足下蓋鍊丹砂丸

轉不已。白日且生。羽翰不然。費長房可虞也。君典
數日前以書相聞。云首夏且微服。見枉第。青山眷
人恐未易出門。爾便時脩問。當通足下姓名。於君
典足下如豐城。獄中物。雖厚自韜。歛寶氣。猶時時
燭天。何必藉僕輩。游揚。燕人倫。賞鑒自是。吾輩嘉
則詩選。未有寄到。到則即尋。雙鯉致之矣。白門柳
色無恙乎。青驄卷陌。誰與迴翔。六朝佳麗。僕未得
一至。自笑。僂父送廷韓一絕。書扇頭。即借送足下
情致。一爾人南附報。冗不及多具。

與王百穀

携江陰牡丹歸。此何異相如。從臨邛竊文君。逝哉。
相如區區以一文君。遂病消渴。今為文君者。數十。
奈何不令王先生顛賴乎。固知足下方迷花。花間
玉缸。便可自老。棄青浦。令如遺迹矣。然僕從執掌
中。思足下良甚。參差日莫。夫君不來。昨拜書。宜足
下有意於僕。復讀第二檄。竟使人心如寒灰。足下
自為河魴。即諸君子皆陽播邪。乃臨邛令。終欲引
相如為重。惟執事圖之。讀送莫廷韓詩。格高氣

綺麗難忘古今才情之極。咄咄莫生。携之橐中。五色光怪。上燭五星矣。吳章叔來。知先生有北征之意。僕喜動顏色。碧鷄金馬。遭遇好之。主然後協諸金后。光岳作素。丈夫鉅器。何必。山日侍先生人倫賞識。談咏煙霞。空抗山林之。然或扼腕當世。便媿媿不迭。固知子陵非录录隱者。懷仁負義。以幸天下。僕竊為蒼生跂之。毋謂處則遠志。出則小草也。承惠玉卮。此非僕所敢當。取酒南嚮。酌地拜。美重耳無以報莊王。奈何。蒼頭回敬。附室。

奉徐少師

隆竊讀傳記覽觀古昔鉅儒大人。建立鴻業。翊贊。其隆光昭史策。此其人必高朗粹白。渾博深沉。智慮包乎四海。而持之以謙。冲遇事疾。務風雷而出之。以慎重其所展布。大都非小林淺智所能。夔龍宰衡而下。老成器局。莫如韓魏公。識者以。聞氣其他。既美俊快之杰。古今不少。而事。不無瑕疵。利害相半。得失相參。後世。在。有。

馬士大夫屈指我朝賢相必以先生稱首隆自齟
齟授書輒知嚮慕華亭相公盛德大業泊叨下吏
雲間獲一再望見顏色私計名臣元老涉世且久
更事既多天下之務何者不了了甯中况雲間之
先生桑梓之地聞見既真計慮尤審而隆小子幸
得以通家之好爰知門下所願虚心請教之日久
矣青浦土瘠賦重流移相望當道為地方慎選有
司誤及不肖不肖違茲艱虞夙夜祇思隆竊聞醫
家治病急則治其標今青浦之病亟矣施為要領

將從何先隆聞先是衙後竊美政出多門而故令
又往往寄耳目於匪人以致敗事隆今嚴戒各役
奉三尺惟謹門以內從嚴門以外從寬諸聽斷惟
情推理絕不敢咨訪近習以滋他弊似美然左若
禁嚴耳目盡廢形影塊然門外萬里即地方利弊
閭閻隱痛皆莫能知欲密訪於左者恐未清是
之實而達是以替好前試願聞於衆人則或疑
恐或嫌而莫肯以實對矣其難者二也先是隆
承隆之遺教而莫肯以實對矣其難者二也先是隆

而催辦民甚稱苦逃亡接踵今不肖隆以官寬之
下頗感激曷勉完納似矣然 朝廷歲額必不可
緩待以官受累無補於民夫與其始寬而墮誤以
貽後日焚眉之急不如先嚴而責完以與百姓息
肩之期且錢糧不完或係貧民拖欠或係奸豪賈
賴或係經收侵欺一槩從寬寬貧民猶不失拊循
縱侵負則幾獲 國法此其難者二也本縣因由
地瘠薄歲苦重差以致人戶逃絕者衆因人若逃
絕以致田地愈荒者多先是召募開墾之令非未

日懸但恐鄉野小民領種告帖者到縣不即時給
發有守候之苦有科索之費而官府未聞留意存
恤則墾種荒田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是以小
民疑畏不來今不肖訪知弊端另為立法小民始
樂於開墾一月之內領帖者已不下三百餘家但
貧民開墾荒田必資工本有田而無工本將焉用
之即給帖猶勿給矣將議賑卹則官帑既不可擅
動申請又未必見從此其難者三也今為計不若
已捐不肖俸資及無碍官銀共得百兩立法給發

貧民為開墾工本而俸錢無多小惠未徧則出示
勸諭富民大家於民間自相賑助以富濟貧損有
餘補不足尚義量力不拘多寡而本縣則為之懸
立賞格或免其罪責或免其雜差重則或獎以牌
扁或榮以衣冠以相風勸以矣然自古恤民之政
未聞有此計出不得已恐終非政體其可行與否
伏願門下教之烹田人戶既已絕而重額尚存
往往遺累里排賠納萬萬不堪不肖業已遵奉撫
院明文親歷四鄉沿立履畝踏勘烹田頗為得實

中附委多拋荒一望野草井開墾
可哀憫若不設法調停地方日計
可求已經冊造總數申請議處
又謂求佐改折愚意竊謂議改折則恐小利無補
於民議減額則恐定額難以損減此一節煩望門
下將青浦痛癢苦情為撫臺一言之即片言九鼎
為地方造福不小矣其他大小事宜多所未盡
不肖稍知自愛不敢為惡然天下事亦大難矣不
惟惡不敢為即為善恐涉於近名不惟害民

為即興利恐未免有害義理難窮事體難安群疑
難釋衆口難調竊不自量蚤夜思維為救邑小
補而以一書生初出涉世更事不多識見未定乖
刺種種祇深苦負仰惟相公
老治亦極憐從容抑為伏
敬端拱以晚不
寄高升伯

升伯居賢關探六御博仁召義操華披秀作我髦
士宣嘖鴻烈暇日與諸公清言名理篝燈丙夜思

翔赤螭歌咏振鷺嗟乎升伯良不負平生賤子奉
馬箠之役日承事貴人如小家女克貴介下陳盥
掃馬晝蚊眉難工獨日夜欽欽勤苦則習罵詈則
承俯仰周旋徒跣自潔種種甘之小星稱命矣天
下郡縣莫難於雲間雲間莫難於青浦青浦者故
華上東南瘠土惡壤也民無土著七邑逋逃居之
成一村落歲坐水旱不登國額日逋兩大縣患苦
之為別置邑治又新創百務草昧當三吳孔道
蓋旁半兩大縣為紳大夫田宅在焉郡民大

佃人餽后爾以一新置小邑而當兩大縣大夫士
戶外之屨常滿也且多不諒望賤子或太深故百
廢難理群逋難問多口難調為吏顧不良苦哉勤
苦將事加之以忠誠庶幾免於大戾僕竊慕此未
能先生何以教不佞壯征方便羽敬附荏械莫廷
歸之人才可念也

答沈嘉則先生二首

青浦望臨官盈盈一水爾迺坐困簿領不能遮擲
頭上進賢冠從先生杖屨山間水涯蓐牀茶竈何

物不宥悲哉一吏如橙獺富貴既非所須持此料
安歸也八月之期不已晚乎隆不肖不能作疆幹
吏而能以寬理和其士民門庭真如水日日蕭然
新種卉木今已翦鬱蔚成林日夜望先生來一歌咏
其間天馬余丘二陸先生祠墓在馬泖上浮屠四
面孤懸室水中有陸宗伯新初藏經閣藏經教為
卷佛子數十俱白誓長辰日夕坐素誦經卷而
微於太湖亦一佳勝也願先生即揮扁舟來飲為
山靈發遊魂先發為先生集可勇之靈

行且讐不然。埃再返就李卒業未晚也。馮吉士開
之予告計此時已抵家矣。其人開美玄超不可不
一通問碑文真文章鉅家深嚴闕巖容不肖德薄
無當游揚爾當取便寄。賴人賴人誰不聞於翰墨
事恐不足辱大雅奈何。

讀越草如失足崑崙絕頂下見丹霞赤虎公
豹雕麟紫磨水苑碧藕日晦神搖誠不自知安所
去取也。先生近作迺爾爾豈惟才情樸富前無古
人亦占知先生喬松遐壽馬玉棺不來奈何會

須且婆娑人間爾

嘉則越州詩有云不來馬
中玉棺下來便堪死故未及

答錢澗父

不佞從就李諸名流仄聞高雅舊矣屬人來言沈
先生客足下足下非雅秀孤映安能容我沈先生
哉沈先生盛言足下俊才恨未得一叩魚頭郭屠
兼得崑穴奇處士為侶太史當重占真人東行矣
因風遙羨臨印令久遲相如而足下占恠不要
水兩睫不得下如何如何敬遣榜人操小舟送
先生浦口足下能與沈先生同遊江城無事

大醉九峯之上亦無所不可不然無徒久奪我五
湖長為也新相知間輒放言及此罪過人回草草
白狀冗不及多具

與開之四首

澆過婁江謁徐觀管因言直仁兄過於淮上計此
時行李拉家矣弟日困簿領不能負弩矢走迷旌
干心神飛動足下整辭歸鷺之班歸而作五湖長
揚馭鼓柁雲沙亂目鷗鳧近人大是樂事下官向
不自戒失足泥塗為家大人日竊五斗海鳥受羈

二
縣乘安得通脫自快也足下東弟亦先期移
此中雲間去就李只尺爾即視仁兄眉睫間而尚
阻晤言咏水一水自非土水詎不勞竟雲間足下
舊遊諸君故在傾握日夜望足下一來不啻望
歲也徐長孺袁非之南征莫雲卿徐澤夫北上行
時以不及候行李為恨足下誠惠過此中與弟
二陸先生之故蹟九峯三泖敬傲寵光湖上
藏經閣孫懸大湖四面室水象北正俱白香
焚香誦經其中亦佳殊可遊也足下

樂可知幸道隆問訊嫂及諸公子平善不雲聞之
行不可復遲幸足下報可弟當理耀湖漣待矣
六月廿四日屠隆頓首寓喜開之仁兄往沈翁是
枉又得仁兄書甚慰饒渴故邑荒鄙勞長者車轍
款遇踈簡何能忘事仁兄初歸正在執掌想未能
即遠出賤子心故入真以日為歲恨羈於令無
能奮飛誰謂河漢亦不容小深味風人此言歷歷
如畫良足悲心始謂行李一出都門便堪握手遂
述半歲尚阻晤言是何睽離之易而遇合之難也

三吳大水洪濤化為巨浸魚鱉舞於長衢徒跣自
責傷為令無狀計且奈何側想明智當作何良圖
也尊公華髮七月何日上壽既罷能遂買雲間
之權不憚泥人當戶牽衣恐仁兄亦復多情不
妨長嘯出門把臂溯山吟弄煙月使太史再乘東
南聚星良亦不俗沈嘉則先生布衣雄杰人皆
見今正作客鹽官之錢氏為故給事錢謙先生
遺文弟累以書促之則以校讐未卒業為辭
秀州尺尺足下不可以當世而失其人

處士滿宇內大都崇虛聲遊談無當獨乃公翩翩
不惟辭賦偉臨陵轍古今墨卿而行義卓絕朗然
孤映即丰標談咏俊爽玉立理致清遠與之周旋
可以忘老恨近日頭顱且種種吾欲取南山銅鑄
此君此君或亦自有長生丹訣不可知今世若無
之夫便能使山川黯靄無光風日淒淡一朝失去
千古長嗟足下急走信使往通之勿失迺此君亦
傾向高賢之日久矣馮先生素以屠長卿言不阿
如此神物暗中可索摸得也足下幸過青浦可約
與俱來弟且復折東招之青浦令門遮真如水不
妨擁篲而送上客也賀伯聞近位何狀想數過從
論心道故父慕衷了凡君相見幸為寄聲前有長
牋致伯聞久未奉報音何故河漢左界雙星在門
瑤姬奏笙龍女進曲蒲菴新綠銀缸乍紅階下斑
衽堂上珠履人間差樂何羨洞天又得玉皇香案
吏新篇聊足為壽矣不腆之儀并希麾置鴛鴦
上時時繫心向辱沈翁託以壽章今弟既自為
不能復握筆乞為我謝之

湖上之會樂矣弟以吏事促歸質明不得與足下
再盡繾綣私心殊未快後會何時言之悵惋嘉則
先生尚留坐中日以賦詩讀書為事神肆如玉出
語驚人使人悚然心服者中無事戲為二十咏多
言古而情綺語弟與嘉則同賦成讀之頗懷拍拍
然命記室錄上請教更要之下賦之已寄王元美
先生屬和矣歸途定佳滕生朝上壽年伯尊人爽
氣颯颯涼風乍透恨弟不得與珠履之列能不依
依沈君典未有來意奈何渠云云真未可出門吾
輩不當強之遊小力還附有尺素敬上侍者泛泖
作共為二冊其首嘉則者奉足下首弟作者求足
下書佳篇付嘉則先生其一空白者求足下首佳
篇付弟過下邑雜詩當另書一冊同二十咏并奉
去也

西湖之遊樂乎弟從部使者考歸而梁伯龍遺
况云日客就李與足下周旋伯龍故翩翩豪士
老矣誠然哉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弟本探光走
之夫誤為小吏而促如味下助日心懸天日

夢落五湖間足下何乃掉臂去我不通消息兩月
即百冗尚留足下由中久欲遣平頭奴致數行報
復冗奪足下每賜一札必俟弟先之爾不然者經
歲無此可以觀吾兩人之交情矣然不肖視足下
猶為勞薪乎

由拳集卷之十五終

由拳集卷之十六目錄

書

與王元美二首

與丁右武

與王敬美

秦陳玉未

與馮太常

與鄭職方

卷陸宗伯四首

寒夜初雪見弟

卷徐孟璠

卷五元美

卷張太史

卷六中書

與沈君典

與周元舉

答徐孟孺

與王元美先生

與王百穀

與瞿霅夫

與馮開之四首

與孫以德二首

與董陽明

與嘉則先生

與孺毅

與甘應壽侍御

與董太史

與馮駕

與陸敬承

與沈箕仲

與楊公亮

小卷卷之十六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與沈君典二首

天...元離此大青隆日夜蓬跣自傷為

令無狀無能出一籌救我父老子弟徒步走雨中

率父老子弟親操杵錘築隄阡今禾稼僅存其十

五爾平居不能脩德行政以召天和及馮夷竊天

其威命地始倉皇出走量勉夫吾亦左矣先生

加誚讓而勞苦如平... 臣感而自慙滋為主臣矣
昨以長年操... 沈嘉則先生甫至自鹽官
縣登得此如... 而下神物也嘉則年來詩律
更細神力更王其... 得意前無古人署中無事戲
為二十... 先生同賦... 左右願將提挾...
管以... 終...
以... 先生圖之... 先生... 六
能... 多致... 六... 八月... 六...

弇園訪先生也

曹子念見枉淨先生五言絕句二十首讀之齒牙

間泠泠生山泉爽氣出三日不去子念台蕩之行

以何日日許作詩送行別後竟冗奪柰何救卿張

大司馬德表東海文高越絕且天性好游揚士類

後來之秀賴以成名者甚衆不肖故出司馬公門

下平生國士之遇烈於曠日不肖哭公詩云但願

黃鳥堪同死不信明珠可報恩大槩可觀矣今

嗣子邦仁將走千里扶服謁門下為司馬哭

先生持海內文衡天下之人莫不欲得先生片言
隻字以為重敬徽寵靈光此下泉司馬待以不朽
家少司馬平生又門下所知也不肖心知蓋稱兩
司馬云其子峻亦將以墓銘為請兩司馬身後事
咸在先生南向再拜使者敬陳於下執事伏惟財
譽沈嘉則先生辱先生款遇良厚私謙之中懷耿
耿言何能宣黃雀紫蟹肥矣

與丁右武

往歲與仁兄偕醉長山... 獨往可謂極裴徊之騷悟逍遙之旨假令人生長
如也乎即榮挂七命身登九列何美也頡頏未幾
便各翻飛一出都門岐路南北鴻鴈中斷霜露不
零壑山川於南中思君子於天末不自知其慙然
隕涕矣足下揚旌四郊攬轡七閩宣勞茂忠勤旋
不怠足稱須眉男子弟鄙庸推魯兩為下吏了無
善狀僅習折腰貴人而氣數多阨三吳近苦水旱
漂屋傷稼饑殍載途徒跣自勞痛癢無補為之
何故人久聞近况可知仁兄...

聞與汝虞相得。雖甚。漳浦令故吳雅士。而足下深
薦同袍之義。修兄弟之好。丁君終長者。意氣迺如
此哉。汝虞兄使南便附。數行不盡。中懷伏靳。遠營

與王敬美

都門把臂。為歡。須臾。一久分携。千古永嘆。賤子自
淮南量移。吳會。只尺婁江。會以職事。至得一拜。奉
長公顏色。觴余縹緲閣上。上倚茂樹。下臨曲池。玄
言名理。滌我滓穢。召我清虛。可謂出幽谷。披閭風。
中。殊冷然。因喟謝。家春艸。有懷。頌。茲。枝。更。切。也。自
後。連遭水潦。饑傷。孔多。巨。往。既。室。屨。於。奔。命。未
能。一。脩。寒。暄。門。下。而。信。使。業。先。之。益。以。惠。貺。滋。為
媿矣。率爾附致。殊不盡中懷。伏靳亮答。

奉陳玉叔

往袁之熊。上舍赴白門。道淮上。伏謁明公。以書相
聞。具言明公念不肖。隆良殷。隆悖而不信。謂未生
固深稱明公。駮壇大將。人文泰岱。安。兩。洋。橫。嶽。未
士。而。游。揚。之。哉。且。也。安。下。吏。之。分。不。敢。以。此。以。此
道。終。記。室。平。生。願。為。大。雅。真。如。朝。野。文。雅。則。明

獎借才峻恒恐不及風流師表海內延頸下走並
欽欽豔焉每投袂自奮夫蜀山之銅延津之劍氣
類苟同應若桴鼓而况含靈之屬秀異之品哉隆
即不當以賤吏為解天下豈有袂口貴驕天下
士陳先生哉而三吳屬當有大青函師不仁陽侯
竊權鬼母呼於城門而青猿出口衢洪洛蕩析
為元元憂小臣蒲服奉盞鍾之役口跌自傷竟使
鄙吝日固風雅坐衰執鞭之私口不得請業先承
長者下訊惠以瑤華霞光映人明珠口手五色爛

焉奪我魂氣如墮崑崙萬仞罡風中乃細營書詞
又何情至也明公折節後進固自得之天性口不
肖隆東海鄙男子見不踰于坎蛙而技且謙乎口
鼠顧何以望見車輪清塵而奉盤盂下風豈不口
隆竊睹見先生於此道意念深矣便欲效策漢江
伏謁道左一領譽款畢平生而率尋於薄口
備不腆之辭械付使者再拜而進之口
明公不以所養賤賈而棄口
居然傳者下口也口

與馮太常

足下官太常居白門頗造獨弟兩為卑冗下棄而
勞侵人頭顱早白固云材具蓋亦有數焉仁兄平
居恂恂長者迺睹間者諸所割割柳又何磊砢也
男子墮地豈止取尊官厚祿內以飽其妻孥而外
誇里閭要以躡道執節粹嫩貞亮不失丈夫之致
爾仁兄翱翔雲霄而弟洋甚簿牘脩名不立玄紫
復雕神懸但人義和轉歎每思極足峨眉積雪之
間儵然自廣而蘇羅羈之長轡莫騁奈何王上舍
來得足下華札如對龍光自足下入留都弟之浮
踪飄轉南北卒平無須臾之暇修一寒暄而若訛
先至使人抱媿良深王上舍通家弟兄觀其人操
茂雅有諸父風此來道仁兄厚情不置兄亦何
不厚哉救邑曹上舍志伊遊南雍便附數行不
縷縷

與鄭職方

桂歲一晤年夫於國開城下時處金勞及世

題卷後

凡素不將同袍義缺悵如之何弟曩不能望氣而
知賢人至加聲色於長年三老雖坐不知亦可謂
無鹽唐突西子矣仁兄不加誚呵反辱折東足下
不失長者而僕為齊人至今媿之諸孫本志承厚
款異數居然通家子之愛足下可謂專取仁義遠
絕常倫感哉非言語所宜矣鴻才駿爽翊贊本兵
安攘之畧中外倚辦大夫致身差朕如弟委蕭下
吏兩困災累斯夕焦勞不堪抹過故吾都失日以
絲擊行且奈何救轄曹上舍志伊入南雍便附荒

檄奉訊台祉倉卒不痊

荅陸宗伯

日睹龍光仄聞玄論虛往實歸心殊冷然先生日
焚香燕坐默視寐照閻冥泮之化達要眇之音妙
室同柱下何以加焉隆袂自都府奔走俗狀浮世
日盛清虛不來自揣無由淺聞玉壘燕每從始
而披玄朗未嘗不心醉自日也外來亦用茶
海華城燕野為惠知奉清儀人焉敢效亦不

不佞往居海上輒向慕君家兄弟明秀爾雅越在
東鄙不一觀大國之風良用缺然丙子歲北征倚
摧闔閭城下王百穀先生儼然造不佞時不佞謝
病百穀疆圉之攬衣初殊頭岑岑既聽王朱坐玄
言清遠如披松下風肌骨為瘳病良已自是交
獨以不佞一當君家兄弟為恨屬謁范府公府公
出足下所為見懷之作熹甚僕為令不能先高賢
而使賢者先令令可知矣周公瑕名滿海內僕亦
未能一脩寒暄之常僕之孟浪乃爾不佞鄙無足
辱諸公友藉然執鞭賢豪區區之心良有之敬存
之門下惟先生崇管伯起先生文雅淹貫俠氣亮
節使人興專諸要離之思一樓兩雄魚腸水
不死乎聞伯起所作如姬竊符新聲雄蕙快人
知可得一部寓目不坐困賊事不能掃榻懷刺
以蕉札通致其款款外小詩奉懷二足亦不
彌滋為鄙矣

卷餘益稿

卷餘益稿

篇色動已把黑蹠手戰而不定已灑灑林為王
何物徐生白吞七澤筆搖五嶽雲間有此直令二
陸文章黯靈無色矣僕厭苦游辭無當玄帝素玉
之道又恐鬼物善妒竹素為祟思一切屏去離靈
玩心玄虛不能自割則命侍史火殺青餘者覆視
矣乃今讀足下文辭不覺投廢也諸評騰僕文字
僕烏敢當足下第亦弄其楮墨一吐白中千古華
至意也不然者鍾子不失聰乎然伯喈之寶論衡
即又何足為吾兩人者道哉吾兩人或者張煥先

也稱豐城之物延津遇合光恠動天其亦有數耶
乃僕恨為一官所縛俯仰高厚嘗苦跼蹐不得與
足下時時放迹九峰三泖間足下且且駟車南矣
白門柳色依依向人廣陌青驄垂鞭緩步此時視
青浦令一檻猿耳兩沈先生曠士足下不可不交
其人足下龍也廢壺中可矣無入人指甲恐為斷
尾他日上下天門為東海龍女笑也昔張路斯去
宣城令歸與石氏夫人九子俱龍去故願上人
僕倘似之乎僕亦夢為龍耳

門巨濤者三即今與足下遇合寧獨偶然哉幸足
下自愛來書慰得僕長語方冗不能也倚權畧叙
敬謝故人八郡城當一造請

答王敬美

隆不佞於文執亡所知識獨私心知向往海內賢
詰嘗如渴饒曩歲淨奉清塵燕市秉燭深夜談天
雕龍盡挾玉屑便自謂不虛此生已從濠濮量移
吳會遂浮樞衮拜長公先生先生曠廢一見
謬賞把臂入林廼隆故鄙庸兼以災罷多故俗務

嬰心每濡毫伸紙不能吐一語亡以自進於西先
生門下奈何日承廷尉先生臨况救邑為言明公
北上抵吳門迺不一迴車東僕以未得報於郵
人亡從負弩矢親迂旌干道左惋悵可言駢駢狂
人定犯霜露猶且記存故人於千里之外械書爛
然覲及下吏書詞更多肝膈款語此為高雅洵
信萬恆情益令不佞隆慙慙亡地矣使者行便
爾附楫殊不盡鄙悃尚容端謝

往歲旅食京華過蒙足下曠蕩之知僕自度於文
藝亦無所長竊憂盡之物不暗天地之大全時茲而
為聖主躬自造於林社則以奏於雲門六英之
列河壘然失聲矣足下何自得之而娛母夷光質
從好移僕亦遂亡其德會經而前乃足下不加唾
去累也惟與僕即不效其津誦言為謙然心感其
知矣一走泥塗逐越雷漢嘗念夷門者監猶能以
信曉之故感激酬恩矧僕雖不佞猶操雕蟲之技
這空名於秋林會恩懷養當不後於常人零歲曾

裁一短牋敬候足下屬足下南託馮開之轉致之
而開之予告又以屬沈茂仁不諗終得不得滯不
通聞仁兄暫辭清澤之班尚羊渚宮之下江蘇桂
岩蕭蕪歟干無不可以攬揆揚於振藻甚善甚善
僕不佞奉職無狀三吳澤洞元元是疚罪在守土
文雅日減於昔而吏治不光將何以仰副知己
越是思款邑丞高君家僮運私書一言附致其
地望然惟景季外其地草莽大夫曰曰

恭聞年危拜官從太史事上庄 皇國下光同祀
仰望雲霄可勝欣豫隆自遠清塵遂即險巖比於
勞薪淮泗之上扶服經年漂轉吳會西鄙惡壤草
露藍縷如理焚焉而泮洞為青歲復不登為之柰
何鼯鼠之技窮矣往旅食魚華數奉教於大君子
別來何得便去諸懷每思脩不腆之辭小致寒暄
門下而俗狀種種含毫伸紙不得一語嘗丙夜起
必中逾踟躕久之不自知其霜露之沾衣也近奉
明旨無由叩首闕下一望見天上故人此心誠極
搖然如懸旌矣救邑高丞來敬布室楫奉訊簡樓
之罪知不可文伏惟長者崇答

上張申二閣師

隆材質疎庸荷蒙恩師門下特達之知真宰鑒
息及賤品銘之肺腑往歲旅食京華杜門養拙不
敢以燕見仰溷禁戟清嚴時時從稠衆中望見
光階墀之下如被青雲亦不暇感況可下
卜吏奔走泗上蓬蒿

公百福願念賤臣下吏恐不當報用寒暄常語
瀆清聽翹首霄漢邈若河山矣恭惟恩師翊贊
鴻化均調四海大業邳隆並登三五甚盛甚盛隆
為令奉職無狀境內水潦為灾元元痼瘵朝夕憂
勤罔以佐百姓之一二司牧多闕罪何可文茲當
縣丞其上計款款短版附布其款款之愚神馳
闕下瞻懷台光降不任瞻仰悚灼之至

與王百穀二首

君家先君子布衣之俠令弟以執筆以從事其間

何異伯喈作郭有道碑弟是下當代才子而徵君
行實又多海內名筆為之先駟持我瓦礫廁彼珠
玉自局促難為前牙別來更日走塵俗中墨卿久
踈坐逋宿約罪且不可文獻歲當徹一二日視策
為尊君一榻管長洲公書竟浮湛殿洪喬抗志乃
爾惠書四紙俊爽真如飛天仙人可謂前無古人
後掩待詔更辱惠香盒當坐一小閣中焚龍鬚香
而讀玉臺香奩書兼非為令事夫日者念足下
良甚何時得一脫寫香奩以解嘲并再與足下

談名理也足下欲得布一縑作大袖方袍青浦故
產布然皆市民里婦易錢米者直可斗米一縑耳
僅堪與足下擦疥因思救邑荒落民無生計日織
此一布易斗米備晨炊戶以為常布一日不售則
子婦有枵腹坐足下詩云 天子若知荒政苦東
南倘許賜田租今賜租十不當一天上海諸縣最
稔而賜租與救邑等奈何何以佐黔首之一二
尊公小傳脫藁奉去請教承諸君子蘆藻之後如
夷光在御殆難為容張司馬公墓銘孺穀何不見

貽一首昨於此中徐孟孺許見之固是足下所貽
廷尉公筆力更道洵是老將足下小楷精工乃爾
足稱雙絕邵武君寓吳門良久僕日促之來竟絕
履綦而去可謂不念先司馬屋上之烏足下獻歲
來何所事事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千百年來
風流先生當不讓人僕故亦北海座中客區區
一斗大城子每想聆玉屑之音真如消暘壯狂
時幸一見報飛花布一端附楮

往歲殷無美曹任之兩致君典尺素殷生迺不欲
自為洪喬置書王元美廷尉而去未得倒屣此君
曹生於天下郊園幸以不佞故每有眼敬謝多情
曹生無大雅能足當一隊而心知慕足下此其志
可收爾徐生秀才異等偶以母病不能出門念青
山更切也昨聞邸報見起足下命果不足下尊名
良足而云起復何也足下蒙 天子恩擢第一官
太史至渥矣足下宜何如以報稱足下抱經畧大
材非樸澁儒生比平居抵掌庶幾張子房鷓夷子

皮者流不宜汶汶為山林客足下且被命出處大
節大丈夫內斷於心似不必問諸詹尹 陛下神

聖翼佑貞良子房少伯不以此時量尺寸而光竹
素則無時美不佞曩與足下言謝眺青山終非卿
家物願足下即秣馬治行大人之操何必箕穎五
湖之約請勿復敢言足下臥龍之姿義薄塵埃
所示高蓋自是英雄本色不佞又安能持沾沾小

技而仰首稱說於子房范蠡之前為英雄捧腹
無論陸騎手談即如此執亦何有於

山之石可以攻玉非僕與足下之謂矣有如淮陰
實降心下問僕亦不惜自為李左車也一咲年伯
母而下萬福初八日已遣平頭奴歸迎老母計時
下且到辱佳惠良謝文三種完上足下欲僕沉思
自為之沉思而竟不能工奈何近作數首書便面
奉去孺子不知終可教不蘇長公真蹟一卷王少
微私印二方輕吹一端奉寄足下近况幸以相聞
與周元孚

往歲淨足下尺素追往道故嘆逝惜別故人之情
良厚追維長安把臂斗酒相勞清談各理婆娑嘉
話微寵靈於足下自謂范張可作管鮑不尤洎弟
以小吏奉奔走之役蒼茫分手辱足下時時過我
逆旅相對黯然雖蘓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
念此便使人心折足下形絳珪組心眷雲壑三歲
之中兩得請於上旌旄翩翩日從鄉父老相
故林昔人所謂吏隱足下是也僕不肖牛馬於
亦浮萍於南北踐更災罷殊耗心力歲月如流
年二毛真世之殊莽命也何言業已去之矣

漸深世味都盡人生能幾兀兀胡為東海之曲可
以投竿或尋足下荆南夢澤之間所非至情而言
之愿指蒼天以為正讀懷人諸作言言璀璨胸中
之奇何多邪邇者出薊門下潞河歷邊陲返荆楚
登覽山川篇章當更侈幸不恡見寄君家季子詒
我長牋揮霍雄藻洵有足下門風楚雖多才要如
君家兄弟定然寡俦使人惛伏懷諸君近作效顰
西子幸大賜雌黃高丞罷官還遣吏從行更布數
語冗次據案勒狀百不宣一令弟不及裁書幸為

致意

荅徐孟孺

足下出門諸邑佐俱報罷官兀然一身萬事成
之俯仰天地之間太無聊賴宦情日以蕭瑟如秋
天雲以故身在百冗而心益以閒清夜篝燈獨
兀坐懷人念舊滿室信然得詩六十餘首皆
寒無可與語者急欲寄足下一賞音而平頭

至是快信寄姑無請其上批五言古詩以一二

之勿有所諱甚吳生久聞其名來書小傷於拙何也豈刺成當不爾耶

與王元美

友人馮開之開美工古文辭為人亦澗懿不與流俗伍雅慕先生躡蹻擔簦願以北山之禮見不佞觀此君意念深矣元上其行海平以為百谷王則馮生者宜又在百谷之列馮生不稱解禪理閔不佞紛溷日墮苦澁苟不佞稍讀西方聖人諸書以求自解脫不佞畧叩其旨即未必登彼岸比於人代亦可謂超然先生試與一談無逸法眼矣近購佛書不可得敢從先生求楞嚴經一副本退食多暇結念友人得感懷詩五十餘首錄去求先生刊定

與百穀

昨友人馮開之過三頭住三日白紙掌而談天下佳山川處間及玄素之道甚達開之開美有文書室癖更精詣相期共脫進賢冠茶室而語之

先生據胡棟揮塵尾而談當更有進於此者僕可
令兩生啞舌矣恨不得同此燈燭光悵悵何已新
春協風且至農事方興天何復霖雨決旬元元重
困何以官為使人宦情益蕭條亡賴人奴不識大
賢至為羨千鈞之弩邪聞吳縣公已移去誰當聽
此者雅聞胡侍御公高行亮節竟坎廩死往過無
錫不能一造其廬其為長恨可言誠得以筆札供
役甚愿不敢辭也中舟木為雨傷未大爛燭當是
舍芳而待足下惟足下來為牡丹主人

與瞿睿夫

去歲居穎得足下及賢郎書語意高古情寄沉鬱
虞卿信窮愁何其言之工也足下束髮讀書有如
徵天之靈蚤致雲霄立 天子丹陛之下即轉
如春華亦詞人遭遇之常爾安能歎咤萬夫者
六合如今日哉今夫大海峰巒秀特一望浩浩
波安流烏睹奇觀遠長風下擊洪波湧起日月
而不止然後見其險絕也屈大夫即才氣絕

齒於蘇張諸君何可得平居視司馬子長一替吏
及其下於蠶室爛然文采遂與五嶽四瀆比壽而
日月齊光也僕嘗試與足下一抵掌而譚從古賢
人才子童牙逢時白首富貴終身不見窮愁之事
者何人生無一日驩死有萬世名蓋古今同病矣
僕年三十五得第一第三十八為小吏足下謂僕遇
乎不遇乎乃三十年以前人世之所謂艱難困苦
無一不備嘗之矣而僕未嘗一日作攢眉態從此
三十八年而往世間之榮枯憂喜何復能入僕之
眉睫又况胃其肝臆哉僕方嬰世網不當作超然
語苟世人肯掣檻穿而縱麋鹿則深山之上長林
之下此樂可以忘死吾聞英雄不為將相則為
僊免其將相而令就神僊之業亦人生大快何不
可耶故僕竊以為屈平子長諸公不以此時觀
命之理極逍遙之樂而含毫吮穎苦雲空文墨
託於世是去人禍而獲自投天刑也僕以為非
子房西皓為漢傑良也蓋計僕之業而四

可茹也足下勿復為窮愁恐為四公笑古人畏富
貴之逼人而甘心於清冷之淵如足下以絕意富
貴為窮愁即賢不肖何止九萬里哉世人見僕終
日欽欽澡行勤事作吏良苦謂僕故脩名者且以
此求聞於世梯通顯為可謂皮相寡廊之士僕不
能以官為歎亦以此為逍遙者也身為不才吏日
崇穢德而求逍遙豈不遠哉願足下自廣後五年
而尋僕嵩陽庄廬之間元孚亦可與共此者臭味
苟同煙霞不遠

與開之四首

別足下嘗苦不淨見見輒恐其別也河干分手良
覺銷魂妻東謁二王先生罷便可解維僕且自起
焚香掃地而待足下敬遣小吏迓僊舟河干送
頭尚須作三日田不見足下一日為三秋與足下
遊處即以三朝為一歲矣燈前佳話如聞天樂
是才既不能與拘囚之夫久遊處遠去而可
數十里外羣書少年酣暢長嘯大語莫不

亦大寥廓矣十洲五嶽何往不可容一么麼屠生
而區區以升斗故從人涕唾下作生涯良足自鄙
又安得御長風騎六氣而從足下萬里凌虛徑度
也不穀亡望矣惟愿先生丹砂蚤成惠一粒拯我
屠生即無他羨風流調笑亦自可人異時閭風之
上具茨之下無我亦實也來役候足下行李發而
後返此人頗樸實堪奉奔走足下命之返乃返廷
韓長孺欽之非之仲方諸君作何狀吳會山川為
足下及諸君驛騷日月五星至奔迫失次微聞真
宰上訴於帝謂公等太橫哉僕又愿公等小戢
詞鋒乃僕亦不能自戢也言之失笑君與若來于
萬馳急足報我

老母以十九日拒官署距仁兄行一日爾報荷先
存敬道雅意於老母前矣仁兄之華亭日與諸友
人燕笑為樂弟一別足下便與興臺為伍逸去一
室蕭然泣氣愈足下腹腸真如半粉弟固不為
令念足下而後知為令也堂堂六尺生困

十七所報不詳

湖花事且爛煬然若家駕央湖當亦不減嘉則昨
日書到云仁兄曾有湖上看桃花約渠且有渡江
意仁兄歸當與此公遇僕益怔忡心動矣木蘭舟
上幸為我酌一杯波臣去冬大雪電吾郡有人被
擊斃者有子殺母者天時人事如此可畏哉今春
又久陰雨不解將來歲時不知又若何弟不才濫
竊升斗於此朝夕飲飲亦敢踰法度尺寸竟何以
悅駕奉教以來小暇即焚香而讀楞嚴僅舉其句
未得其真詮如煩熱人飲冰便自清涼當洗心從

開士求證正果幸弟棄弟子恣意相見無期可勝

紆紆

小刺之下與長孺既決敢不惟命新舊豪並奉
去在兩君財糧目錄且無刻隨有得不妨次第寄
往兩君業為叙嘉則宜有送敬遣吏持上原崇弟
檢閱不日有人走西湖工直弟自處分兩君貧士
不如令牀頭猶有俸錢不以相累費公神思可爾

與孫以德二首

陸疎庸薄命行與時常相左天猶不殺小人

於二三兄弟二三兄弟咸海內名流不我嘔忝使
淨把臂而講交遊之禮捫心願影誠不自知其何
從淨之豈不以隆雖知行能不齒而此中頗實亦
為諸君子所寬世人不了不識所以謂環尾甌生何
乃拉爾人代間多大人之遊此豈惟他人雖僕亦
自疑之矣然僕亦知自守靡敢孟浪以廣遊道惟
是二三兄弟驪語如故蚤夜濯磨呂祖德一旦獲
落以貽知己者羞所非至情愿指暇日於中巨室
貴人敬事以禮宴不能作語子非禮將迎身處鄙

賤不思勤宣職事以安義命而徒粉澤嫫母而孔
為容取憐求理於大人長者之口不惟僕羞之亦
先生之所弗是也居此中歲餘頗以志行無他為
賢士大夫所併容至部中父老子弟久益相安僕
守身如處子即一舉咲亦真不敢苟不獨力求為
文士解朝且亦自免罪過而偶遭天下寒布士
堪時靈抗浪非敢云英雄本色亦端為習氣
仁况何以進之泥塗幾士何能一日而

以德太史仁兄足下數日前邑貢唐生來附致
行心緒如蠶絲不可抽杼心則易下筆則難
以不肖幸辱仁兄友藉仁兄之視不肖何如蕭
欵欵於下泉張范陶於永久方之今日芳風不
減往得足下書中有一二藥后語覆露不肖深矣
不肖鄙無識不達足下雅意便疑足下小有厭薄
寒賤意作書奉答頗傷和平僕之鹵莽乃若此譬
之嬰兒祇以一搏黍故便足號啜涕泗橫集僕行
年近四十而猶有童心宜志行不立德業無聞也

然謂非厚足下不可長門之怨團扇之歌怨集矣
情令僕過塗人當不若是又意氣易動殊為淺末
而悲喜成直不失赤子矣不肖沈落風塵三十餘
年涉世多矣中間更歷人情幾變不覺不深不
精汨神鑿此混沈即令清精固精修德不化而
猶赤子之心然未渝意即事親交友無不厚
澤游履身好蕭索居官而有吏百端之憂或
性清有兩而直以氣

繼為如是則孝友意忠信廉潔必屬之關其
夫而豪爽快士無一而可即蘓長公文丞相諸君
不大稱寬乎此言又近章心聊足為足下捧腹之
也僕居此中日勞神塵溷夜則篝燈兀坐焚香
茗近頗好讀釋老諸書冥心寂照恍若有淨大地
之中紛紛擾擾何異朝菌榮枯蚊蚋起滅較精勞
形以從之一旦委謝盡成虛幻大丈夫當包籠造
化而乃為造化所包籠和竹杖一在手五嶽是下
爾安能伍眉強顏與鷄鶩爭食也世人仕宦託典

山林往往虛而不實口絳煙霞情警新見彼回斲
以此為高致非本性也僕自無貴人處亦嘗慕空
之相非敢遠託山林為高第願影自照世亦難
室如塾爾足下此興不淺而業為人所累誠恐
不得自解免進而三公退亦尚可浮五湖名在
煙天復挂蘭臺石室如韓稚圭諸公良亦不

覆圖之

山文與董陽明

補履其實使跛驚晞驥也視事以來日夕欽欽求
為文士一解嘲而才力短矣往居東海時好弄筆
墨日以執鞭之後從諸君子遊多聞齊給如是下
尤不佞所注想顧不佞居江沚蕭曠之野與足下
遊處稍不便不能時時把臂相歡然相見未嘗不
款曲也今不佞不幸為吏為文法所拘持屈首受
事不得如曩時追隨豪俊雅遊而私中紆結如幽
囚人男子在世不得封侯食希天壤之烈而塞
竹帛之聲即五嶽四瀆何處求可寄懷何至蜀使

一官眷戀五斗為造化小兒所籠絡長往決起
須有日不即引去者少見梗槩以求託於世數年
以後捫蘿栖霞此言如盪浪終當自見伯翼不通
一字者三年送足下小及不佞僕猶感其不忘足
下之上海不肯為不佞屈固知逸鳳游龍非君
所制讀來札宏放軼塵洎讀高為天壤感卷
伏何已小刺板已毀自去年來久亡此索青溪
板嘉則先生業將以去亡以奉命里語請教
不

與嘉則先生

歲杪無便羽無從一寄訊念先生不去懷中老母
東歸承先生時過存具見長者高義二月十九日
宗兄始奉老母拉著中得先生手札如睹先生之
而矣村居多暇誰與周旋新篇幾何渴欲一洗塵
心幸不悵見寄花朝開之西度見過居齋中俱數
日劇談高嘯驩如常時恨不得先生在座吾兩人
相念如出一口矣此時西湖春事正盛湖上博船
隱邊士如六橋楊柳夾岬菴花良可遊適爾

在歸途先生以此時出門計三月初旬可值於湖
上開之高曠軼塵精通內典薦於友義深於人情
雖玄朗出世而用情特厚知先生深至日夕與不
肖私語可謂傾向大賢屬在肺腑論交得此真自
可人先生西湖之興小闌不識能便買青溪之棹
不開之出門岑窵退食偶暇誤得嘉則先生傳一
晉傳先生固多名筆乃隆不肖敢自謂知先生於
行筆中為家深獲筆者余小子何敢多議之

未精其言先生大暮若是故未去惟

馬中間插寫胡司馬及先生行實一二頗得典雅
本色差少法度耳聞之固欲為我翻刻小集不得
已付之先生傳亦已付去外臨別時有七言律一
首送行李不及錄藁之武林幸持原藁付梓人新
舊集再乞先生一判定焉獻歲又復苦陰雨連綿
今月止三告城隍神是日乃霽徵天之幸二麥有
望矣來書言明州災異可畏濫竽一命自多苦心
先生飲水山栖亦復有世道隱憂夫婺猶不恤其
締而憂家國况先生執孺轅田耕鄭朗仲為諸君

時時握手不心緒多端臨書屬百冗不盡所欲言

與需茂

仁兄客兵門弟不能尋一便奉晤中心軫結而足
下亦怯雲間跬步不肯整過衙齋昨致書百數謂
足下不念先司馬屋上之烏誠恨之矣司馬公美
銘幸見惠一冊昨於雲間一友生處見則百數不
語也祭司馬公文去年承兄賜藁旋復失之今
聞之太史固請小集翻刻此文似必不可不登
有聞之客武林足下可寫原作付之或

何如君家諸賢昆季作何狀久不得一奉晤言結
念良甚為司馬公舉襄事弟坐羈職守不得奔會
塋一申白芻絮酒之哀恨同終天孺覺孺愿二兄
不及裁問為致拳拳伯翼不通一字者三年弟三
致書矣近作詩送董陽明遊小及不佞乃不佞猶
感其不忘嘉則先生東海高品今論定矣足下不
可比屋而失之百遍過從一夕千古

與甘應溥侍御

往歲居京師幸得以同袍之義數奉顏色接緒論
則見以為足下倜儻之士閤廊多聞即亦徒得足
下之面而未得足下之心今而知足下高明粹白
皜然垢紛之外闢茸剪庸之徒固唾去不論雜世
號稱伉爽有氣者尚未必無應足下之藩垣九士
大夫之氣揚而光外耀者其器猶淺矣至人然
器猶滄海馬上含元氣下為百谷王尾閭波之不
為瀟川潰竭之不為壘壘所制上善也足下之
似之交遊中清士知是下可為善後者一報

言士此非足下之言令亦何苦言士亦何苦夫
夫可黔婁可公侯何論其他足下拔俗之標逸群
之骨了了於此久矣此兩言當為僕發然僕亦有
以自廣自為令以來入困簿書出遭官長罵詈良
足以稱苦而僕未嘗一日作愁眉人以譽聞不為
喜以毀聞不為怒頗動職事寔嬾將迎升沉之事
一一委命主者而足下云云豈亦所謂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和簿書小暇亦惟是二三故人馮開
之沈嘉則時時相聞問而此中有士曰莫廷韓徐
長孺彭欽之皆藻雅冲亮可與言僕雖處泥塗不
悶也偶意興所到吐一二里言伊吾北窻下自取
快意而止而議者有謂空文無當無補於殺家之
毫末所知遂舉以相戒嗟嗟令賤子日夜工雕蟲
之技而置民事都不問以廢職業而買虛殺則吾
豈敢僕不過偷取一時之暇或夜懸燈而手一編
以解煩散鬱及吐一二言自為造固非沉酣其中
者也居官而至以讀書脩執文為戒亦可悲夫
之穢德足以欺官者何限而獨文章或居

海男子進不得志則有長竿可投何為呢呢自苦
足下冠惠文冠立柱下為貴近臣賤吏瑣尾不當
復為此言進然足下之恬愉非心有其尊官者是
以僕輒夢口無忌不然者踞踏屏氣噤不敢前矣
瑣瑣畧陳伏惟澄照

與董太史

弟之於仁兄豈特附在青雲之末稱兄弟行然後
相善也蓋自繇角同遊膠庠外託交遊內連蕪葭
義至厚矣其後以貧賤之故就食太末又出入雅

相親無何同舉於鄉成進士又同也中間閱歷險
夷飽^也_也^也_也夷吾情好愈篤兄弟行中更逾常倫今足
下聳壑昂霄天下想望風采而弟顛頓支離淪於
鄙賤請云為龍為豬此其驗矣累辱賤素被嚴禁
語故歡如昨不以泥途見遺弟是以盡信足下矣
者而不佞未免有童心任吏以來日坐塵冗久矣
布其區區恐足下自以能然辱故人而不佞乃為
從貴賤常格過於引嫌甘心退縮則弟豈不知

下矣故敢從肝腹語一吐實為然不佞

浮薄亦未始過自引嫌以避長者冗故爾每一念
至心竄長隄杻不安仁兄出入承明之廬瑤璋特
達冰壺卽徹西來好音以滿人耳而弟奔走瑣庸
徒奉虎子而事貴大人不意卽郎才人嫁為廝養
卒嬖長恐一旦漢落為知己辱遽中厨下朝夕惟
虔蛾眉尊命淨兒主人翁慙楚罵詈足矣榮華安
敢望仁兄聽此當為妻其不歡佐書時偶亡好懷
語多踈鹵失次幸弗以為訝年伯父母而下邨中
亮平安善飯幸道隆問訊

與馮駕部

往居京師受事司馬署中雅知明公博洽之林忠
篤之慮韜精葆光不外耀沉幾內朗真人倫
率絕吾徒之跡表僕私用歸往而天性疎懶不
勤交明公亦復尚玄守難恂恂厚紫莫逆於
不味矣以故自處一堂比肩而笑明公

如山

觀此以往見面論心而有不解故人者非事情失
讀明公所惠長牋文字高古識慮沉雄至讀執語
塊壯奇麗坐失岑玉通若談說當世之務鑿鑿中
流抱忱慨朗暢之氣而以平和出之固知明公曠
舉君子他日不獨擅文章名家要當以功業顯乎
今天下有士如明公即僕又不得私自悔其相
知晚矣不佞待罪巖邑奉職亡狀境內災傷蚤夜
濯磨罔敢情棄而才智鄙庸亡能佐黔首之急之
一二何以御副拳拳敬修不腆之辭奉候下執事

冗率無次管納不宣

與陸敬承

不佞往居都門辱二三兄弟課愛日夕過從挑燈
促席每恨短晷或一朝不把手輒有山河間絕之
思而足下頽獨迴車息影不為通者半歲偶遺不
得揮臂去如市人僕素憤憤不替深中使前二

身中廉薄不佞者無如足下而不知足下
情厚也不佞情者亡哉固誠足自而而天

天下之言云僕雅愛子不啻渴飮而天性疎懶偶
不及懷一刺為通及至相見同儕中又偶不及佐
寒暄數語去後未始不悔悔復已已偶而相踈亦
偶而相厚一有如此豈非太上之遺哉自是或
累月不一會會輒驩然也嗟嗟僕自信平生踈而
任真了與世俗異而機事猶未忘盡機事都盡未
有若是下者也酒德同於伯倫玄同超於豪莊所
營者特猶有文章所多者官器而長苦世人深不
深則以為淺夫不可與任事天下事豈必深者所

其器見滿不失為淺豁達踈朗之士但

不為機穽臨事當機安知其不沉雄即淺亦有深
也方寸溪谷對面九疑一跌不收立得奇禍亦淺
者之過也提肝挈膽洞見底裡為人所易又為人
所寬矣淺者之效也足下真僕之師富貴業可以
取巧取而得者其命固得之也命得之也巧亦
不巧亦未不然造物能破壞之矣天下得者

哉人謂僕拙乃僕猶恨其巧以僕方擬僕則
若此之拙莫灌園丈人則僕之機事也

誠拙僂佛不遠今之苦塵壙中者徒以未大拙
也足下近真人矣何以教哉指我迷方開之冲淡
可與足下共脩淨土近訪僕署中盡遺氣溷作世
外語如飲冰矣此時恨不得與足下印正焉

與箕仲

足下居西曹閒適適以筆札之役頗聞勞神良工
苦心知者亦不希矣世有賞音何妨奏流水聞一
管每出長安紙價為貴也且錢郎之居京師未必
不爾是為

奉教賢者擇地而蹈不敢踰法度尺寸至骯骯取
憐洩恣以買名譽實鄙賤所未能直以骯體無端
而得罪大人長者有絕不敢為若若細氓而媚貴
人屈正法而對私德誠鄙心不忍也憲力周旋使
人得所欲而去以無失名譽即僕亦愿之然人
不足多口亦大難調矣所貴相知心幸以格外

若朝聽一愛者之口便可伯夷兼聽一憎者
立為盜跖僕尚何賴乎夫而自信終不敢

以貴知者有人有貴

所短僕念此矣所以不求知世人而求知足下
如以多口交譽為賢則阿大夫何以烹如必以毀
言日至者為賢則龔黃諸公聲施後世矣此何可
為據僕居此中無治狀可稱弟不但操行即一舉
笑亦不敢苟而嘵嘵者猶向肩吾不佻僕何敢知
其人即知之何敢恨也善乎馮開之之言曰用君
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僕雖不肖敢忘此言然
僕寔有一事不敢為知己隱平生好弄筆墨今為
簿書吏固嘗決意焚楮研專志治簿書庶幾得職

而偶遭文人不堪技癢又好折節時賢旁觀不營
或以為近名百日墨守一朝而失之片語出人間
便是誨妒明知其如此而不能割也譬如甘酒者
音者雖復受戒父兄時或當前故病旋叢使僕盡
前墨一意簿書便覺太無聊賴亦不能知有官
樂矣然以此故長恐為世人口實而動苦
他人黔首之事以身任之即至張瓊勞瘁

之下所知也薄命之人進退維谷假使

人之好而別有涼德人將舍我乎

而呼僕今呼逆風矣何施而不難也滄海之曲可
以投竿僕不當攢眉而向故人窮愁之言不覺視
縷恐足下厭聽

與楊公亮

開之來具道足下氣骨勁爽風度凝遠真張曲江
宋廣平之流而文采過之又與開之相善開之在
寂穆愉閒露豪氣細扣其中終是風塵外品僕居
鄙穢賴此君相存銷吾習氣進以玄理每一談對
如披松下風冷然清絕僕流落湖海三十年中間

涉應風波飽嘗舛味不可謂不習矣廼往者居長
安猶以翫骸有聲不能諧俗蓬心頑質非可物化
遠淪一今日正溷子駘馳糞壤間內為文法拘持
而外遭官長訾詈乃始降心屈首俛而就羈繼多
事人百憂相煎習氣漸平似得磨鍊之力而頭

漸種種矣救邑新土瘠賦重民貧俗業介
天縣之間大人長者多如星臺右窺伺循尋

素贖山委冠蓋蜂涌大家日責禮貌禮貌

家怨小民望息澤恩澤不下則小民怨

意克卹黔首而脩令之職事則勢格不行易以得
罪置閭閻之隱憂一切不問而惟悉力奔走將迎
則失居身之義又民亦有口不可防也甘心渙恣
則官常大壞而必不免操行皦皦自可亡媿而亦
未必免其故良不易言清濁之間又非士君子之
所宜自處也將奈何哉僕本疎眉薄命斤斤以法
度自守庶幾不為同袍羞又見此中寧苦灾罷勉
為拊循厚卹小民而薄奉士大夫外節閭閻之費
而內自甘澹泊此不佞區區一念微情亦為令之

分也而旁觀不悅者或反指為好名假如僕日就
不肯以身為壑豈惟此中士大夫弗與足下亦又
明目張膽而斥之矣其間曲折如此未可一數盡
也足下以為僕遭此苦邪不苦邪里語有言嗟嗟

不敢方信做人難僕甚類之言此不能不感壯
僕亦何苦而道此煩悶事向足下曉曉不
將江湖俯仰天地於是為快然語而羅足下
足下奮翼雲霄名位日起文章命達統出
不致妙亦不敢羨也萬物各有不安見

唯冀蛆安見籬鷄而美大鵬苟知其分何不道
這僕偶捉筆向故人道往論今遂爾感慨僕平居
豈不長如此僕而長如此不達甚矣

由拳集卷之十六終